

賓退錄

九







賓退錄卷第九

大



趙



與普

詩誕彌厥月誕大也朱文公則以爲發語之辭  
世俗誤以誕訓生遂有降誕慶誕之語前輩  
辨者多矣書曰誕膺天命誕亦大也范曄贊  
光武乃有光武誕命之語尤不可曉殤帝紀  
云誕育百餘日亦誤

寇恂自潁川太守徙汝南又入爲執金吾會潁  
川盜起光武將親征隗囂欲復使出守潁川  
從駕至郡盜賊悉降遂已百姓遮道曰願從  
陛下復借寇君一年是時恂去郡已久百姓  
以其爲王朝之卿故謂之借今人作太守在  
任垂滿者書啓多用借寇事似不類也

夷堅志載裴老智數謂紹興十年七月臨安  
大火延燒城內外室屋數萬區裴方寓居有  
質庫及金珠肆在通衢皆不顧遽命紀綱僕  
分往江下及徐村而身出北關遇竹木磚瓦  
蘆葦椽桶之屬無論多寡大小盡評價買之  
明日有旨竹木材料免征税抽解城中人  
作屋者皆取之裴獲利數倍過於所焚後閱



張芸叟所著浮休閱目集書焦隱事云一日京師火隱晨出之木場凡木皆以姓字題識後至者率詣隱市材始知夷堅指為裴老者誤矣雖曰富家智略往往相似然不應如是之同也

娶妻當得陰麗華唐與政仲友謂觀此語知郭

后之必廢然予觀劉植傳載劉揚起兵附王郎衆十餘萬光武遣植說揚揚廼降光武因留真定納郭后后即揚之甥也故以此結之則是郭后之納已非光武之情矣何待陰麗華之語而後占其廢乎范曄不以此書之紀故前輩議論未嘗及之

余嘗最城隍爵號後閱國朝會要考西北諸郡東京號靈護廟初封廣祐公後進佑聖王大內別有城隍初封昭貺侯後進爵為公拱州昭靈廟惠烈夫人蓋俗傳為宋襄公之媚開德府顯應廟感聖侯解州靈佑廟鎮寶侯濬州黎陽縣顯固廟靈護伯它皆無聞蓋東南城隍之盛多起於近世此數者亦徽廟朝錫命耳



馬援平交趾賊封新息侯擊牛醢酒勞饗軍士  
因從容及從弟少游之語吏士皆伏稱萬歲  
又馮魴赦邾賊延衰等亦皆稱萬歲是東都  
之臣不以稱萬歲爲嫌獨竇憲出屯北威與  
車駕會長安尚書以下欲伏稱萬歲韓稜正  
色曰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  
若稜者可謂不爲俗所移矣然萬歲之稱三  
代盛時所無有蓋自蘭相如奉璧入秦田單  
爲約降燕馮諼焚孟嘗君債券昉見於簡牘  
至漢爲盛稜之所謂禮豈古之所謂禮耶吳  
虎臣引虎拜稽首天子萬壽謂萬歲發於此  
然此特詠歌之辭耳非可與後世呼萬歲者  
同語也

世俗筮字當作批與枇杷之批字同而音異後  
漢濟北孝王次喪父至孝梁太后下詔增封  
有曰頭不批沐魏志徐季龍取十三種物使  
管輅占之輅先說雞子後道蠶蛹遂一一名  
之唯以梳爲批耳陸雲與兄機書案行視曹  
公器物其中亦有批字類篇批凡四音其一  
毗志切櫛屬集韻同又按說文櫛梳比之總



名也漢文帝遺匈奴單于比踈一或作比余  
一顏師古注曰辮髮之飭也比音頻寐反則  
知批字亦通作比惟笱字無所經據博雅箠  
笱謂之笱蓋捕取魚鰕之具邊迷頻脂二切  
與此不同雖集韻批亦作笱類篇笱又毗至  
切櫛屬然二書晚出當從古詩曰其比如櫛  
又知三代之前未有批之名但通謂之櫛而  
已有相迫比之義矣

范曄後漢書楊震傳載安帝時河間男子趙騰  
上書指陳得失帝怒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  
道震上疏救之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張皓  
傳又載順帝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  
政收騰繫考皓上疏諫帝悟減死一等安順  
兩朝時世相接河間清河二國壤地相鄰不  
應皆有一趙騰上書皆指言時政皆爲人主  
所怒又皆有大臣救解雖其末一生一死然  
亦不應如是之同疑只一事而曄誤以爲二  
耳

漢武帝徵枚乘乘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爲文者  
後乃得其孽子臯臯字少孺乘在梁時取臯



母爲小妻又孔光傳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迺始等六人佞幸傳張彭祖爲小妻所毒薨外戚許后傳后姊嬀寡居與淳于長私通因爲之小妻後漢趙惠王乾居父喪私娉小妻削中立縣注云小妻妾也又竇融女弟爲大司空玉邑小妻陳王鈞取掖庭出女李嬈爲小妻樂成靖王黨取故中山簡王傳婢李羽生爲小妻梁節王暢上疏辭謝有曰臣暢小妻三十七人其無子者願還本家陳球與劉邵輩謀誅宦者因小妻之父程璜而事泄

東觀記又載彭城靖王子男丁前物故恭子酺侮丁小妻見恭傳注周益公行歸正人蕭中一次妻耶律氏制謂次妻二字別無經據乞改稱小妻劄子中注云出漢書指此董卓傳又有少妻之稱疑即小妻也裴松之注三國志孫皓傳引江表傳載張儉事亦曰取小妻三十餘人又駱統傳統母改適爲華歆小妻晉宋挺本劉陶門人陶亡後娶陶愛妾爲小妻隋王世充祖支頹穉死其妻少寡儀同王粲納之以爲小妻則不獨見於漢史云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非惡飽而欲飢惡安而欲危也但不可求耳君子之求也惟當求道求在我者而已外此而有所求皆非也所謂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者亦謂盡其在我而非志於得也他如求爲可知夫子之求之也之類皆此意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此二者固志士之所羞也若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似亦可矣而均之爲失其本心何耶此猶易

卷之九

六

解去曰孔子罪乞醯之意耳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干祿固非美事若正行則何不可者今爲學而不事正行果何所事耶惟能識此意而後可與言學矣  
康節先生左衽吟云自古禦戎無上策唯憑仁義是中原王師問罪固能道天子蒙塵爭忍言二晉亂亡成茂草三君屈辱落陳編公問延廣何人也始信興邦亦一言蓋豫識靖康之禍也篇末雖託二晉以爲詞然因王師問罪而致寇惟燕山之役爲然二晉所無也深



切著明如此而讀者多不察余聞之友人曾  
幼輿宏譽而始悟因記康節觀有唐吟有云  
憑高始見山河壯入夏方知日月長三百年  
間能混一事雖成往道彌光亦寓微意又觀  
盛化吟有云生來只慣見豐稔老去未嘗經  
亂離其子謂亂離之語太過康節歎曰吾老  
且死矣汝輩行且知之

唐人稱縣令曰明府而漢人謂之明廷見范曄  
書張儉傳明府以稱太守山陰老叟稱劉寵  
劉翊稱种拂高獲稱鮑昱皆然

楊文公談苑謂元真作春深題二十篇並用家  
花車斜四字為韻白居易劉禹錫和之亦同  
此韻次韻起於此高承著事物紀原取其說  
余按梁書王規傳普通六年高祖於文德殿  
餞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羣臣賦詩同用五十  
韻則唐以前固有之矣

余前辨劉信羹頡之封後閱能改齋漫錄引王  
觀國學林新編謂是潁川地名不羹者彼自  
不羹此自羹頡地名之同一字者多矣豈可  
比而一之審如王說則頡字何從而來耶



俚俗謂娶妻爲索妻亦有所本三國志呂布傳云袁術欲結布爲援乃爲子索布女關羽傳云孫權遣使爲子索羽女又隋書太子勇傳載獨孤后曰爲伊索得元家女

張清源

誤

雲谷雜紀辨歐陽集古錄目謂後漢

人亦有複名者然僅載蘇不韋孔長彥兄弟劉駒駱丘季智張孝仲范特祖召公子許偉康司馬子威十人而已考之范曄書蓋不止此如延岑護軍鄧仲況見蘇竟傳鄭玄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又從東郡張恭祖玄之子名

益恩巨榮族人巨元卿陳忠薦士其一曰成

翊世翊世字季月見杜根傳後陳敬王曾孫寵傳注引謝承書袁術使將張閭陽殺陳相駱俊梁冀之弟名不疑越嶠太守李文德素善延篤黨錮傳序有渤海公族進階注云公族姓也名進階李膺欲按宛陵大姓羊元羣孔融傳有太傅馬日磾皇甫嵩子名堅壽酷吏李章傳有安丘大姓夏長思宦者曹節弟名破石王逸子名延壽字文考方術傳謝夷吾字堯卿之類清源皆未及也他尚有之猶



恨不能盡記

李延壽南北史成惟隋書別行餘七史幾廢大抵紀載無法詳略失中故宜行而不遠且史傳紀事出於一人之手而自爲同異者亦有之矣未有卷帙聯屬首尾衡決而不能自覺者也姚思廉梁書列傳第三十卷江革傳謂何敬容字選序用多非其人革性彊直常有褒貶而第三十一卷何敬容傳乃謂敬容銓序明審號爲稱職夫史者所以傳信萬世今若此其將何所從乎其餘可笑者甚多未暇

盡著

白樂天長恨歌書太真本未詳矣殊不爲魯諱然太真本壽王妃顧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何邪蓋宴昵之私猶可以書而大惡不容不隱陳鴻傳則略言之矣

唐新書承天皇帝倓傳以興信公主季女張爲恭順皇后冥配焉汪玉山辨證謂冥配前已有而新書不書當考汪外孫鄭子敬寅注引唐會要懿德太子重潤中宗即位追贈娉國子監丞裴粹亡女爲冥婚合葬雖然不始於



唐也三國志載邴原女早亡時曹操愛子倉舒亦沒操欲求合葬原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爲哉操乃止然竟媵甄氏亡女與合葬又太和六年魏明帝愛女淑薨追封謚淑爲平原懿公主爲之立廟取文昭甄后亡從孫黃與合葬追封黃列侯以夫人郭氏從弟德爲之後承甄氏姓封德爲平原侯襲公主爵則漢魏間已行之矣

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  
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  
讀韓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墮淚者其人必  
不友青城山隱士安子順世通云

謂有疾曰不快陳壽作華佗傳已然

葛常之韻語陽秋云晉書阮咸傳云咸善琵琶  
今有圓槽而十三柱者世號阮亦謂阮咸相  
傳謂阮咸所作故以爲名而咸傳乃不及此  
山谷聽宋宗儒摘阮歌云手揮琵琶送飛鴻  
促絃聒醉驚客起圓壁庚庚有



月傳國工身今親見阮仲容則亦以爲仲容所作豈咸用琵琶餘製而作阮耶據此則是常之不知阮咸所出余按國史纂異云元行冲賓客爲太常少卿時有人於古墓中得銅物似琵琶而身正圓莫有識者元視之曰此阮咸所造樂具乃令匠人改以木爲聲清雅今呼爲阮咸者是也盧氏雜說云晉書稱阮咸善彈琵琶後有發咸墓者得琵琶以瓦爲之時人不識以爲瓦咸墓中所得因名阮咸陳晉之湯樂書云阮咸五弦本秦琵琶而頸

長過之列十二柱焉唐武后時蒯明於古冢得銅琵琶晉阮咸所造也元亨中命工以木爲之聲甚清徹頗類竹林七賢圖所造舊器因以阮咸名之亦以其善彈故也聖朝 太宗於舊制四弦上加一弦三說蓋大同而小異今世所行皆四弦十三柱者與昔竊聞今禁中女樂別有所謂阮其制視民間者絕不同且甚大須坐而奏之鄉人郭子雲 應龍守南安時大庾令之婦乃出宮人能爲此郭蓋親見之唐書樂志云五弦如琵琶而小北國



所出樂工裴神符初以手彈太宗悅甚後人  
習爲搗琵琶則是唐已有五弦矣不知暘因  
唐之太宗而誤爲 本朝邪抑別有考按邪  
夷堅支乙載紫姑詠手詩笑折櫻桃力不禁時  
攀楊柳弄春陰管絃曲裏傳聲慢星月樓前  
斂拜深繡幕偷回雙舞袖綠窻閑整小眉心  
秋來幾度挑羅襪爲憶相思放却針唐韓致  
光香奩集亦有詠手一詩暖白膚紅玉筍芽  
調琴抽線露尖斜背人細撚垂顰鬢向鏡輕  
勻襯眼霞悵望昔逢褰繡幔依稀曾見托金  
車後園笑向同行道摘得薜蘿又一枚其體  
正同蓋皆言手之用爾韓詩獨首句不然  
侯羸爲夷門監者按大梁城十二門東曰夷門  
則夷門者大梁之一門耳後人遂直指汴京  
爲夷門非也容齋續筆辨臺城少城類此  
古者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今遂  
寧府譙門之外有橋曰儀橋不知何時所砌  
上加欄楯道分爲三尚彷彿古人之意謂之  
儀者猶儀門也

周文忠序文苑英華首云 太宗皇帝丁時太



平以文化成天下既得諸國圖籍聚名士于朝詔脩三大書曰太平御覽曰冊府元龜曰文苑英華洪文敏序夷堅三志癸亦云太平興國中詔侍從館閣集著策府元龜文苑英華御覽廣記等四書予按冊府元龜乃景德二年編類至大中祥符六年書成皆真宗朝二公之言偶失之

俗間謂籠燭爲照道此二字出儀禮注

冬至賀禮古無有也其殆始於漢乎漢雜事曰冬至陽生君道長故賀沈約宋書曰魏晉冬

至日受萬國及百寮稱賀因小會其儀亞於歲朝北齊書庫狄伏連冬至之日親表稱賀其妻減馬且設且餅伏連大怒蓋歷代行之至今不廢按月令仲冬之月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者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五經通義云冬至寢兵鼓商旅不行君不聽政事曰冬至陽氣萌陰陽交精始成萬物氣微在下不可動泄王者承天理故率天下靜而



不擾也白虎通云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  
百官絕事不聽政擇吉辰而後省事今僕僕  
交相賀則所謂安身靜體靜而不擾以待陰  
陽之定者果何在哉又按月令仲夏之月日  
長至仲冬之月日短至今世反稱冬至爲長  
至尤非是曹子建冬至獻襪頌表云伏見舊  
儀國家冬至獻履貢襪所以迎福踐長崔浩  
女儀云近古婦人常以冬至上履襪於舅姑  
踐長至之義也隋杜臺卿玉燭寶典云冬至  
日極南景極長陰陽日月萬物之始律當黃

鍾其管最長故有履長之賀蓋周禮冬至日  
在牽牛景長一丈三尺日短而景長也黃鍾  
之律九寸於十二律爲最長月令所謂短至  
謂日之短曹崔杜謂踐長履長者景之長琯  
之長也雖所指不同然當以月令爲正

諫議大夫稱大諫始於近世然於古有之齊威  
公使鮑叔牙爲大諫見管子第二十篇

韓子蒼云韋蘇州少時以三衛郎事元宗豪縱  
不羈元宗崩始折節務讀書然余觀其人爲  
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與豪



縱者不類其詩清深妙麗雖唐詩人之盛亦少其比又豈似晚節學爲者豈蘇州自序之過歟然天寶間不聞蘇州詩則其詩晚乃工爲無足怪葉石林南宮詩話云蘇州詩律深妙白樂天輩固皆尊稱之而行事略不見唐史爲可恨以其詩語觀之其人物亦當高勝不凡劉禹錫集中有大和六年舉自代一狀然應物溫泉行云北風慘慘投溫泉忽憶先皇巡幸年身騎廐馬引大仗直至華清列御前則嘗連事天寶間也不應猶及大和時蓋

別是一人或集之誤茗溪漁隱云蘇州集有燕李錄事詩云與君十五侍皇闈曉拂爐煙上玉墀又溫泉行云出身天寶今幾年頑鈍如鎚命如紙余以編年通載考之天寶元年至大和六年計九十一年應物於天寶間已年十五及有出身之語不應能至大和間也蔡寬夫云南宮詩話世誤傳蔡寬夫作漁隱故云劉禹錫所舉別是一人可以無疑矣容齋隨筆云韋蘇州集中有逢揚開府詩云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桴蒲局



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  
風雪夜長揚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  
癡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  
筆學題詩兩府始收跡南宮謬見推非才果  
不容出守撫惇整忽逢楊開府論舊涕俱垂  
味此詩蓋應物自敘其少年事也其不羈乃  
如此李肇國史補云應物為性高潔鮮食寡  
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其為詩馳驟建安已  
還各得風韻蓋記其折節後來也應物為三  
衛正天寶間所為如是而吏不敢捕又以見

時政矣與皆謂應物行事散軼唐史失不立  
傳故諸家之說未能會于一近世沈明遠作

詰始隲括應物集及它書為傳甚詳然論斷

中亦以劉賓客所舉為疑今筆于此韋應物

京兆長安縣人也

見崔補水及休日還長安  
胃貴里及歲日寄弟并荅

崔甥

其家世自宇文周時孝寬以功名為將

相而其兄負高尚不仕號為逍遙公負之孫  
待價仕隋為左僕射封扶陽公待價生令儀

為唐司門郎中令儀生夔夔生應物

見林實  
姓纂

少遊太學

見贈舊  
識詩

當開元天寶間宿衛仗內



親近帷幄行幸畢從

見宴李錄事并鄭戶曹及逢楊開府溫泉行等

詩按通典左右宿衛侍從皆以高蔭子弟頗年少美風姿者補之為貴胄起家之高選

任俠負氣泊漁陽兵亂後流落失職乃更折

節讀書屏居武功之上方

見逢楊開府及復經武功舊隱詩

返灃上園廬蕪沒貧無以自業

見歸灃客遊上詩

江淮間所與交結皆一時名士

見會梁川故人及李栖梧

會大梁亭等詩因從事河陽去為京兆功曹攝高陵

令

見寄弟及別子西詩

永泰中遷洛陽丞兩軍騎士倚

中貴人勢驕橫為民害應物疾之痛繩以法

被訟弗為屈

見示從子班詩

棄官養疾同德精舍見同

德精舍詩起為鄆令大曆十四年除櫟陽令復以

疾謝去歸寓西郊

見歸西郊詩

擇勝隱於善福祠

從諸生學問澹如也

見西齋示諸生詩

建中二年拜

尚書比部外郎明年出為滁州刺史

見別善福祠詩

滁山川清遠山中多隱君子應物風流豈弟

與其人覽觀賦詩郡以無事人安樂之

見全椒道

士及釋良史等詩四年十月德宗幸奉天應物自郡

遣使間道奔問行在所明年興元甲子使還

詔嘉其忠

見寄弟詩終更貧不能歸留居郡之南

岳

見歲日寄瑞武詩

俄擢江州刺史

見登郡樓詩

居二歲



召至京師貞元二年由左司郎中補外得蘇

州刺史見荅李士巽詩在郡延禮其秀民撫其婢嫠

甚恩見郡齊文士宴集詩久之白居易自中書舍人出

守吳門應物罷郡見劉禹錫集中酬白舍人詩云蘇州刺史例能詩西

掖今來寓于郡之永定佛寺見寓永定詩大和以

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為諸道鹽鐵轉運江

淮留後年九十餘矣不知其所終見劉禹錫大和六年

為蘇州刺史舉官自代狀云諸道鹽鐵轉運

江准留後朝議郎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上

在國臺應物歷掌劇務皆有美名執心不回

臨事能斷所職雖重本官尚輕內省無能輒

敢公舉司推筦之利誠籍時才流豈弟之風

實為邦本謹按大和年去應物刺郡時已更

六朝四十餘年矣而夢得猶舉之豈其遺愛

尚存耶又據應物送鄒少府詩云天實為侍

臣歷觀兩都士宴李錄事詩云十五侍皇闈

然則天寶中應物在三衛年始十五至大和

計年九十餘然自蘇州罷郡寓永定以後集

中之復有詩豈四十年間無一篇詩者蓋云

息於斯焉有子曰慶復為監察御史河東

節度掌書記見姓應物性高潔見李肇國史補善為

詩氣質閑妙渾然天成初若不用工而近世

詩人莫及也白居易嘗語元稹曰韋蘇州歌



贊應物弗善也明日錄舊贊以見始被領略

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蓋自天分學力有限子

而爲我且失其故步矣但以所詣自名可也

皎然心服焉

見因話錄長慶集等

應物鮮食寡欲所居

焚香掃地而坐

見李肇國史補

爲吳門時年已老矣

而詩益造微世亦莫能知之也

亦白詩

子沈子

曰予讀韋蘇州詩超然簡遠有正始之風所

謂朱絲疏絃一唱三歎者應物當開元天寶

宿衛仗內爲郎刺史於建中以迄貞元而文

宗大和中劉禹錫乃以故官舉之計其年九

十餘而猶領轉輸劇職應物何壽而康也然

自吳郡以後不復有詩文見於錄者豈亡之

耶使應物而無死其所爲當不止此以應物

爲終於吳郡之後則禹錫之所舉者猶無恙

也蓋不可得而考也新唐書文藝傳稱應物

有文在人間史逸其傳故不錄子旣愛其詩

因考次其平生行義官伐皆有憑藉始終可

槩見如此恨史官編摩踈陋耳嗟夫應物崎

嶇身閱盛衰之變晚乃折節學問今其詩往

往及治道而造理精深士固有悔而能復厄



而後奇者如應物有以自表見於後世豈偶  
然哉漁隱叢話後集又載韓子蒼云韋蘇州  
少時以三衛郎事元宗豪縱不羈余因記唐  
宋遺史云韋應物赴杜鴻漸宴醉宿驛亭見  
二佳人在側驚問之對曰郎中席上與司空  
詩因令二樂妓侍寢問記得詩否一妓強記  
乃誦曰高髻雲鬟宮樣裝春風一曲杜韋娘  
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蘇州刺史腸觀此則  
應物豪縱不羈之性暮年猶在也子蒼又云  
余觀韋蘇州為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  
焚香而坐此是韋集後王欽臣所作序載國  
史補之語但恐溢美耳與昔謂盡信書不如  
無書國史補之說固未可信又安知唐宋遺  
史為得其實乎此未可以臆斷也

賓退錄卷第九







